

近年来,多个围绕“中国古代服饰”的专题展览相继推出,观者云集,颇受欢迎。如202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是首个服饰类通史展,通过文、图、物及复原服饰,系统呈现中国古代服饰变革;2020年山东博物馆“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和2022年孔子博物馆“齐明盛服——明代衍圣公服饰展”,展出了珍贵的孔府旧藏传世明代服饰,备受瞩目。

今年6月,两个重量级服饰主题展览亮相北京:一是故宫博物院和嘉德艺术中心联合主办、沈阳故宫博物院特邀支持的“国采与官色——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色彩展”,从服色视角探究宫廷礼与俗;二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北京服装学院联合主办的“五彩锦簇——中华服饰文化展”,从“民族服饰”“服饰保护”“服饰复原”和“服饰创新”4个板块,全面展现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服饰形态及服饰相关非遗技艺。

服饰主题展览缘何在当下广受关注?中国传统服饰又何以让今人心动神驰?笔者尝试从各大服饰主题展览中探寻一二。

### 映照“多元一体”文明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诸夏。”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礼仪之邦”的美誉,服饰自古就是“以礼治国”的重要载体,是“载美好,寓吉祥”的重要昭彰,也是“扬文化、鉴文明”的重要媒介。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服饰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表现形式之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随着时代发展,中华衣冠虽然历经多次变革,但蕴含其中的先民理念与智慧却沿袭至今,代代相传。人们得以透过服装中的符号洞见中华民族世代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

在“五彩锦簇——中华服饰文化展”中有这样一些鲜活的案例。比如一件20世纪的西藏藏袍与一件西汉长寿绣直裾袍(复原件)整体形制非常相似,都是交领右衽,在领口、袖口、底摆、侧边均有较宽的缘边。两件服装虽然在时间上相距约2000年,在地域上相隔近4000公里,却似同根同源。同样的案例还有该展中的元代龙凤纹织金锦辨线袍与明代香色云鹤纹缂贴里(复原件)。辨线袍是元代蒙古族服饰,因骑马之需,在服装腰部横向施以辨线,下裳打有细褶。贴里是明代的汉族服饰,其腰部设计也有同样的细褶,俗称“褰褶”。

历史的更迭与民族的融合,使中华服饰形制有所改良,但蕴含其中的中华文明符号始终



西汉长寿绣直裾袍(复原件)。 蒋玉秋供图

◎走笔

## 感受赵无极艺术的魅力

张泰铭

与赵无极作品初次“邂逅”,是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图书馆里。那时,我对艺术的理解还有限,无法深入其中,但也能隐约感受到其作品的独特魅力。在深入研读世界艺术史并观摩“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之后,我逐渐开始理解赵无极画作中所蕴含的情感,并被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深情所打动。

赵无极作品《大教堂及其周边》让我印象深刻。他在画中巧妙地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如古老的甲骨文以及仿若古代翡翠珍宝的翠绿色调等。强烈的色彩与古老的文明在画面中交织,中西文化交融的艺术画卷徐徐展开,大道至简的艺术美感淋漓尽致。又如作品《09·03·65》,他将中国画的水墨意蕴与油画的色彩质感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赵无极常以时间为作品命名,引导观者超越具体的题目限制,最大程度地调动观者个体的艺术与生活经验来审视画面,从而产生多重情感共鸣。他的飘逸笔触亦深谙中国画画的精髓。

# 打开中华服饰的多彩篇章

蒋玉秋



▲观众在欣赏“五彩锦簇——中华服饰文化展”上的苗族银龙项圈。  
▲汉族石青银盘金绣孔雀补霞帔。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藏。 陈晓根摄(人民图片)



谱系的系统认知,进而推动传统服饰文化长久流传。

一脉相承。中华服饰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百川归海”的物质性映照。

### 服饰文化“活起来”

在“五彩锦簇——中华服饰文化展”中,一套端庄典雅的女子衣冠引人注目——黑色缎地立领对襟衣,上绣团鹤与海水江崖纹;红色缎地马面裙,其上刺绣有朵花散布于仙鹤周围。

近年来,以马面裙为主的传统服饰火爆国内市场,受到年轻人追捧,中华传统服饰审美再次展现了穿越时空的巨大魅力。这也是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传统与守正创新的实践结果。守正,就是要守好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本与源、根与魂;创新,就是要推动中华传统服饰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如果说纺织服饰考古与修复是让文物“活下来”,那么服饰复原研究与传承创新则是让文物“活起来”。服饰类主题展览让中国传统服饰能够被大众“看得见”,马面裙等服饰的流行则让传统服饰被大众“摸得着,穿得上”。中华传统服饰变得可知可感,不仅愉悦身心,亦浸润心灵。

随着传统服饰单品市场火爆、展览火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服饰背后的文化意蕴,溯源探问:马面裙上的图案代表着什么?马面裙在历史上都有哪些人穿过?中国裙的历史有多久远?除了马面裙,还有什么其他形制的裙?中国服饰除了衣裙组合,还有什么经典配饰?服饰与人、社会、国家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这些由点到线的思考,让人们逐渐建立对中华服饰文化

### 溯源问道承古开今

各类服饰主题展览为人们溯源问道提供了契机。在“五彩锦簇——中华服饰文化展”中,除了马面裙,还有各民族丰富的百褶裙、凤尾裙等形制,长短不一,材料多元,工艺多样。在“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和“齐明盛服——明代衍圣公服饰展”中,不仅可以看见明代马面裙与交领衣、竖领衫、圆领袍等各种服饰组合,还可以发现马面的形制也用于明代男子朝服上。在“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中,观众于大历史视野中,了解到中华服饰形制除“衣+裙”组合,还有“衣+裤”、袍衫等服饰配伍。

作为衣冠大国,中华服饰在兼容并蓄中融合发展,历朝历代服饰样式各异,纹饰精美、工艺精湛,蕴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历史上多样化的服装服饰,反映出中华民族与生存环境的深入互动。从这些服装服饰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比如材料的选择和工具的创造;还能借此透视自古以来中华服饰文化独特的表达方式,比如赞美和尊重背后的浪漫与克制。

今天,广大学者、传承人、艺术家、设计师共同努力,以开阔的视野和创意设计实现中华服饰文化与当下、艺术与科学的交融,讲述中华服饰文化故事,彰显中华服饰之美。  
(作者系北京服装学院教授)

种热爱,让赵无极在艺术上不断攀高望远,越过一个又一个山头。

在赵无极的众多作品中,我最为钟爱的当属《向我的朋友亨利·米修致敬》,其色彩与构图的精妙运用,激活了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更多可能。黄与蓝的对比,构图上巧妙的美学设计以及甲骨文元素的再次运用,都让这幅画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象。画中的色彩运用,如同宋元中国画中的峻岭,给人以宏大的视觉感受。这幅作品是赵无极在千禧年运用毕生艺术理念的集大成之作,也展示了他艺术生涯的轨迹——从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现中国美术学院)学习中国画,到远渡重洋在欧洲学习油画,形成抽象表现主义绘画风格,再到回归中国唐宋绘画理念与杭州西湖的春夏秋冬景色,成为中西合璧的艺术典范。

赵无极家境殷实,从小就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在法国留学期间,他结识了毕加索、亨利·米修等艺术先锋,并迅速融入法国“二战”后的现代艺术浪潮,与吴冠中和朱德群并称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留法三剑客”。  
20世纪80年代,赵无极重返母校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课程,重游西湖畔,感受儿时的情感,完成了艺术生涯的新轮回——从无到有,再回到最初的艺术起点,最终成就大道无极的境界。

不久前,北京画院画家谢永增致电嘱我,为《用艺术点亮乡村——吕梁沿黄乡村写生作品集》作序。这本厚厚的作品集里,不仅有谢永增的作品,也有致力于以艺术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同行者佳作。在20多天时间里,60多位中青年画家沿着古老的黄河岸边,一路奔波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兴县、柳林县、石楼县中沟壑纵横的土地上,他们深入一座座古村落,于是产生了200多幅写生成果。

之前,我耳闻谢永增已久,也看过他的几幅作品。后来,在临县孙家沟村那个古朴的窑洞院落里——据说是全国唯一建在窑洞里的美术馆,我和谢永增有过几次详谈,甚为投缘,引为知己。于是,我对其画作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

在当代山水画坛,谢永增的艺术风格别具一格,其不断超越自我的探索精神,一直备受关注。艺术家往往都有一个创作的“原乡”,比如莫言的山东高密、余华的浙江海盐县、梵高的法国阿尔勒等。谢永增的画作多是描绘以吕梁山区为代表的黄土高原。

在画作中,谢永增赋予吕梁山区乡村院落、沟壑梁峁以独特的艺术美感。他用迷蒙的墨色,渲染烘托,层层积墨,营造出既朦胧含蓄又葱郁旺盛的气韵。在虚实变幻的笔墨里,谢永增心中的高原村落若隐若现,灵动而不虚浮,厚重而不郁塞。与传统山水画不同,谢永增的画作里极少有大面积留白,满纸墨色涌动,让雨后的吕梁山区氤氲着山水云雾之气。

看得出,谢永增对吕梁山区这片高山厚土有着深厚的情感,也有着扎实的生活体验。《吕梁厚土》《吕梁深秋》《吕梁积雪图》《雨后孙家沟》等作品,都体现了他对吕梁山水水、一草一木的眷恋。这些厚重与灵动、高亢与低沉、开阔与苍劲的描摹,展现出画家对人与自然的观照,一种人文情怀充盈其中。

谢永增与他的同行者所从事的事业,也是我的关注点。

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当前,不少地方在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和发展民俗文化的同时,积极推进美术、艺术设计等资源“下乡”,并做好二者的结合,让大家“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最爱跑的地方是乡村,最爱写的是一个个靠奋斗致富的乡亲。我走过不下上千个乡村,有美感、有艺术气息的村落总是能吸引我的注意。我曾以《大山深处有画师》为题,报道湖南省浏阳市小河乡新河村的乡村画家;也曾以《艺术让村庄更美丽》为题,报道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寨乡富民村,在画家带动下,通过艺术设计改变乡村;还曾以《左权民歌,越唱越有韵味》为题,报道山西省左权县以左权民歌带动文旅产业发展的故事……在艺术赋能乡村的案例中,谢永增和他的窑洞艺术馆想必也是其中之一。

中青年时期,谢永增几乎每年都要深入吕梁山区写生,他画吕梁山区的沟壑,描摹老区的男男女女,渐渐地爱上了这片土地,也把根留在了黄土高原。2019年,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在一个颇有历史的窑洞院落里落成。艺术馆开馆5年来,谢永增和他的朋友、同行者本着“艺术点亮乡村”的宗旨,举办各种画展30多次。犹如在沉寂的湖面丢下石块,来自山西、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大学艺术系或美术院校的师生陆续进驻孙家沟写生,让这个“养在深沟人未识”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这些师生又通过画笔,把孙家沟的古朴之美带向全国各地,让更多人慕名来到孙家沟,来到临县。

孙家沟村也借此得到发展。在艺术家入驻后,村里十几个院子被

修旧如旧,用作民宿、餐饮、展馆等,还修建了停车场。2022年,孙家沟村被确定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所在地是一处红色遗址,窑洞院子外挂着“军委三局旧址”的牌子。

1947年至1948年,由于陕北延安局势吃紧,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中央后委由叶剑英、杨尚昆带领,从延安经碛口镇东渡黄河进驻吕梁,就驻扎在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后委大部分机关分散在位于临县漱水河畔的村子里。军委三局承载着各解放区与中央机关联络的工作,就驻扎在孙家沟村这一隐蔽的山村,用电波联络中央和全国各战区前线、白区地下工作。

这段红色历史早已刻在临县人的记忆里。不止漱水河畔的临县,谢永增和青年画家们走过的兴县、柳林县、石楼县,都是吕梁山区的核心区,也都是革命老区,是晋绥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局、晋绥军区曾在此多年驻扎。

踏上这片高原厚土,眼中所及布满沧桑,一村一镇都写满了千钧重量。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和老区人民的无私奉献,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一——吕梁精神。

不到老区,不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不看看那一幅幅照片、一段段文字和一幅幅画作,就无法知晓当年老区人民的奉献与牺牲,也不会懂得老区人民对党的深情。

谢永增将艺术馆设立在这样一个红色的传统村落,既是艺术家一种精神的归宿,又何尝不是对老区人民的一种致敬?60多位中青年画家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一幅幅作品,又何尝不是对老区人民的一种精神礼赞?

## 用画笔描绘乡村全面振兴

何勇



观众在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参观画展。

何勇供图